

军事译文出



被替身的人

军事译文出版社

纳尔逊·德米尔 著

1712

201

被替身的人

《被替身的人》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莫斯科。在莫斯科郊外有一所神秘的“魔法学校”，里面囚禁着300名越战中被俘的美国空军驾驶员，他们被迫充当“教官”，传授美国社会文化知识和生活习惯，以便克格勃派出的特工人员冒充“美国人”打进美国要害部门。

美俘多德森少校从“魔法学校”逃出，遇到驾驶汽车在苏联旅游的美国青年费希尔。费希尔到莫斯科后，在旅馆打电话向美国使馆报告此事。美空军武官霍利斯上校要他立即去酒吧等候会面。但当霍利斯赶到时费希尔已不知去向。接着苏方通知说，费希尔在来莫斯科途中因车祸丧生。

霍利斯偕同使馆女新闻官员罗兹开车到郊外接运尸体，途中绕道到该神秘地区进行侦察。黑夜中他们摆脱克格勃的监视，逃到一农户借宿，遂成情侣……

苏方宣布这对情侣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美使馆为防意外，派专人护送他们登上飞往西德的美国民航飞机。但起飞后，苏方宣称发现机上藏有炸弹，命令飞机在明斯克降落作安全检查。霍利斯和罗兹离机后被绑架到“魔法学校”。同时，使馆接到通知：两人在乘直升机返回莫斯科时失事身亡，尸体焚毁。

霍利斯和罗兹在克格勃上校布罗夫逼迫下佯称愿留下充当教官，并在暗中与其他战俘接触，准备寻机逃走。此时多德

森已被抓回，即将公开处死。紧接着要对这对情侣进行审讯。

在此形势急迫关头，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长亚历维率3名特工劫持苏方直升机于半夜降落到神秘学校，找到霍利斯和罗兹。经过一番激战，亚历维中弹倒下，霍利斯等人夺机逃脱，并活捉布罗夫，经过一段惊险的航程，降落到停泊在芬兰湾中的一艘英国货船上。

总之，小说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文字细腻优美，充满了幽默感。

责编：朱嘉德

第 一 部 分

卷一

“你已经正住在斯摩棱斯克两天了，是吗，费希尔先生？”她问道。

格雷戈里·费希尔对这地方的人讲英语时用的奇怪的动词时态和句法结构已经不再感到有趣或难懂了。“是的，我来斯摩棱斯克已经两天了。”他回答道。

“你到达时，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那时你不在。我见了警察——民警。”

“是吗？”她愁眉苦脸地翻阅着他的证件，然后又突然喜形于色地说道：“哦，好，你现在是住在中央饭店。”

费希尔打量了一下这位国际旅行社的代表。她25岁上下，比他大两三岁。不算丑。“是的，昨晚我住在中央饭店。”

她看了他的护照。“旅游？”

“对，旅游。”

“什么职业？”她问。

费希尔对这种国内控制作法已经不耐烦了。他在必须停留的每个城镇都感到像是在越过重要的国境线似的。他回答说：“以前是大学生，目前没有工作。”

她点点头：“是吗？美国有很多人失业。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费希尔已经知道俄国人对美国的失业，无家可归，犯罪、吸毒和种族等问题着了迷。他回答说：“我是自愿不找工作的。”

“苏联的宪法本身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有住处，每

周工作40小时。你们的宪法对此却没有保证。”

对这个问题费希尔想到了好几种答复的办法，但是他只简短地说：“我要去问问我们的国会议员。”

“是吗？”

“是的。”

那女人双手抱在一起，身子稍向前靠。“你在斯摩棱斯克玩得痛快吗？”

“好极了。但愿我能留下来。”

她把他的旅行计划表等文件摊在桌上，使劲地在证件上盖上一个红色的大橡皮图章。“你参观了我们的文化公园？”

“在那里照了一卷胶卷。”

“是吗？你参观列宁大街上的本市历史博物馆了吗？”

费希尔不想再勉强装下去，以免被她识破。“没有去。回来时可以补上。”

“好。”她好奇地盯着他看了一阵子。费希尔认为她大概很愿意同他闲扯。事实上斯摩棱斯克国际旅行社的整个办公室有点凄凉的样子，像是美国中西部小镇上的商会的门庭。

她看着桌上一张铅印的表格，问道：“你有必需携带的急救包和修理汽车的工具箱吗？”

“当然有。还是我在明斯克时早就有的那些。”

“好。”她又继续说道：“你只能在指定的公路上停留。从这里到莫斯科之间没有经过批准的过夜住宿的地方。外国游客禁止夜间在农村行车的。你必须在天黑前到达莫斯科市区内。”

“我知道。”

“到达莫斯科后你必须立即向你住宿的俄罗斯饭店的国

际旅行社代表报告。在此之前你只可以停车加油，或向民警问路。”

“还可以使用盥洗室。”

“那当然。”她又看了一下他的旅行日程，“还批准你绕道去波罗底诺。”

“我知道。”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去。”

“为什么？”

“费希尔先生，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你要在天黑之前赶到莫斯科。我劝你今晚就留在斯摩棱斯克吧。”

“我已经结了帐，准备离开旅馆，不是吗？”

她第一次带着笑容说：“我可以为你在这里另外安排一个房间，这是我的工作。”

“谢谢。我肯定能在天黑前赶到莫斯科。”

她耸耸肩，把证件还给他。

“谢谢，”费希尔把证件塞进背包，挥着手用俄语说了一声“再见。”

“一路平安”。接着她又叮嘱说：“小心点，费希尔先生。”

费希尔走出旅馆，即刻感到斯摩棱斯克凉飕飕的气息，并思考着最后一句话的言外之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向围着他的汽车的人群。他侧身挤进去。“对不起，朋友……”他打开他那锃亮的蔚蓝色美国轿车的车门，微笑着用手指做个“V”字的手势，钻进轿车，关上了车门。他启动了汽车，缓慢地驶过分开让路的人群。“再见吧，斯摩棱斯克人。”

他查看着放在座位旁的地图，低速通过市中心区。十分钟后他又回到明斯克——莫斯科公路上，朝东驶向苏联首都。他见到了农用车辆、卡车、大汽车，就是不见一辆小汽车。那天风很大，飘浮的黑云遮住了暗淡的太阳。

路旁的景色疾驰而过，费希尔思考着几天来的经历。种种限制和繁琐的手续不但使人厌烦，简直有点叫人骇怕。然而他所遇到的苏联人却待他很好。他寄给父母的明信片上写道：“这里是世界上仍然喜欢美国人的少数地方之一，真是有意思。”他喜欢这些人，也欣赏他的汽车几乎使交通停顿，无论到哪里都有人回头看它。

这辆美国汽车挂着康涅狄格州的牌照，铝制的轮圈，漂亮的翘着的车尾，座位罩是细纹料子的，是典型的高速美国汽车。他想这种汽车在去莫斯科的公路上不会有人见过。

从汽车的后座飘来阵阵水果和蔬菜的清香。这是沿途停车时村民送给他的。他也回赠了钢笔、美国月历、一次性胡刀等小礼品。他感到自己像一位友好大使，日子过得很痛快。

路旁的石头里程碑表明，离莫斯科还有290公里。他瞥了一眼仪表盘上表，已是下午二点十六分。

从反光镜中他看到一列苏联红军车队正在赶上他。最前面的一辆深绿色的汽车一直紧靠着他车尾的保险杆。“这样紧跟前面行驶的车是危险的。”他咕嘟着。

那车辆的前灯闪烁着。但是在这两边有排水沟的双车道公路上实在无处让车。费希尔只得加大油门。他车子的五公升容量V—8型引擎原来工作得很协调，但因当地的汽油不对号，发生了砰砰声和熄火。“该死的！”

那辆车依旧紧跟在他的车后。费希尔看了看速度计，时

速110公里，已经超过最高限速20公里。

突然，那辆车开始超车，司机不断地按喇叭。当两车并行时，车窗的玻璃摇了下来，一名军服上镶着金边的军官盯着他看。费希尔勉强苦笑一下，放松了油门踏板。一长溜卡车、运兵车和汽车超过了他，车上的士兵向他挥手，高呼着红军惯喊的“乌拉！”

车队在他前方消失，费希尔叹了口气。“我来这儿干什么？”这也正是他父母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们给他买了这辆汽车，并让他出来度假，作为他获得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礼物。他把车运到法国勒阿弗尔港，整个夏季在西欧游览。到东欧来是他自己的主意。不幸得很，申请签证和汽车入境许可的时间超过原来的意料，他到俄国的时间耽搁了约一个月，以至同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碰上了坏天气。

费希尔已经察觉到，这里的景色单调而又广阔无垠，真是名不虚传。天空好似地形的反映，八天来始终是阴沉多云，一眼望去无边无际。他可以毫不隐讳地说，自从过了波兰国界，天气就从晴朗变成了阴暗。

他得出的结论是，来苏联旅游的刺激性与土地（单调）、人民（呆板）和气候（恶劣）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旅游的令人兴奋之处主要是西方人来的较少，这里是个不鼓励旅游的国家，排外情绪根深蒂固，而且是个危险的地方。

他过了图马诺夫后，公路变得宽广而平坦，但除此而外，毫无接近大城市莫斯科的迹象。奇怪的是他看不到同二十世纪相关联的商业活动。

他装上学俄语的录音带。听着录音机里重复说着：“我感到不舒服。”“你怎么啦？”

费希尔听着录音，他的汽车在柏油公路上飞驰。田野里妇女们在检收割时落下的麦穗。

在前方他看到一个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村庄的轮廓。这样的村庄在公路两旁已经见过不少了。他也见过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群，出现在岔道的尽头。他估计这些是国营农场。但是不见有单独的农户。村庄也不像明信片上印的那样好。

现在费希尔已经进入这个村庄。其中大部分是木屋。门窗和养花木槽全都是蓝色的。整个村庄伸展在公路两旁约有半公里左右，呈椭圆形，有点像美国阿迪朗达克供汽车旅游者使用的“舒适小屋”。他看见几个老人和孩子在他们屋前用篱笆围住的小菜园里挖蔬菜。一个老人用三合土塞堵木屋的缝隙。一群孩子则在驱赶小鸡作乐。

当他的光彩夺目的蓝色汽车驶过时，人人都停下活儿回头观看。费希尔仓促地挥手致意，驶过最后一间木屋后，立即加快了车速。他回头瞥了一眼西南方的斜阳。

半小时后他离开了公路，在一条较窄的平行的路上行驶。这条路曾经是从莫斯科往西的主要干线。几分钟后他到了莫扎伊斯克的郊区，离莫斯科还有128公里。他放慢了车速。根据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手册，这是十三世纪莫斯科的一个村、镇的遗址，但是从光秃秃的混凝土和木质建筑中丝毫看不到古雅的痕迹。他从地图上知道这一带有一所寺院，并且他也看到了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尖顶。他没有时间也无游览的兴致。一个美国人乘着耀眼的汽车来到俄国为人鲜知的纵深地带也有不利的一面。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万一疏忽，会给自己带来不愉快。

他继续驶过莫扎伊斯克，在方向盘后装出一副漫不经

心的样子，避开镇里唯一主要交叉路口上的那个交通警的目光。

最后在离开市区时，他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加油站。他驶入洁净的白色混凝土路，停在黄色油泵旁边。在白色混凝土建筑物外有一个穿着清洁的蓝色工作服的人坐在一把椅子上看书。那人从书上抬头看了他一眼。费希尔下车走到那人跟前：“生意好吗？”打招呼后，把一张国际旅行社的93号的35公升的油票交给他。“行吗？”

那人点点头用英语说：“行。”

费希尔回到自己的车旁开始加油。那人跟随而来，从他的肩后看着油表。既然是自动加油站，哪还要有人站在一旁干什么？费希尔对这类事已经不再感到奇怪了。他已加了35公升，但是油箱还不满。在放回油管前他又加了4公升。那人此时正在向车内张望，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点。

费希尔坐进他的车，发动了引擎，加快了空转的马达。他打开电动的车窗把一套纽约市的明信片送给那个服务员说：

“那里所有的人都无家可归，是吗？”

服务员正翻看那些图片。费希尔把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然后突然踩下离合器，汽车在洁白的混凝土上留下一道六英尺长的黑色痕迹。他作了180度的急转弯，加速回到公路上。“真是，超现实的。”

他关上车窗，使自己沉浸在音乐声中。

费希尔加大油门，车速已远远超过限制。“在一千英里的公路上没有遇见过一个交通警。也没听说过用雷达监测。”

他想到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那将是他自从离开华沙以来，第一个像样的住处。“我要叫一份牛排和苏格兰威士忌

酒。”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后座上的水果和蔬菜。

另一个念头出现在头脑里。“要避免陷入性方面的麻烦事。”这是他去领取苏联签证时驻波恩大使馆的人告诫他的。至目前为止他做到了，虽然在华沙时他不太注重。他还带着十五双女用连裤袜和十二支唇膏。“看看在俄罗斯饭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费希尔正在寻找引导他回到干路上去的路标，嘴里哼着：“太阳升起又下山，我们仍在俄罗斯。”

费希尔驶到这条荒凉公路的路边，见到一块里程碑上面刻着108公里。一个箭头指向一条路面破裂的柏油单行道，是通往干路的。左边另一个箭头指向一条较好的公路，路牌上虽然是用旧式俄文字母写的，还能认出是“波罗底诺”。他看一眼仪表盘上的表，四点三十八分。他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朝着落日的方向，向西驶入去波罗底诺的公路。

他并不清楚在那里能看到什么，不过总感到这是个不该错过的机会。六月里他曾站在诺曼底海滩上回忆那里的历史陈迹而深受感动。因此他也想看看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对阵的战场。五十年后托尔斯泰又曾站在那里思考他的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他认为在进入莫斯科之前他至少该去那里看一下才对得起俄国人。

道路微弯，逐渐爬高，两旁栽有白杨树，费希尔感到很愉快。他慢车通过一对石柱，中间的铁门敞开着。公路通向一座小山丘的顶点。当年拿破仑的大军同库图佐夫元帅率领的俄国军队对阵的波罗底诺战场一下子展现在眼前。公路下坡处有个小停车场，过了停车场是一座白色的石灰石建筑，

红瓦屋顶，新古典主义的门廊。门廊两侧有拱形双扇落地玻璃窗。入口两旁放着两尊古老的炮。费希尔从导游小册子中得知这里就是波罗底诺博物馆。他在所带磁带中乱翻一阵，找出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他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放大了音量，下车后让车门敞开着。《序曲》在寂静的古战场上回响，惊动了一群雁，它们飞向天空。

费希尔走上台阶，推博物馆的门。门已上了锁。“真典型。”他转身向野草遍地的战场和山丘望去，那里在1812年9月的某一天二十五万法国和俄国军队曾经在此交战。法军执意要攻占莫斯科，俄军则决心保卫它。根据导游手册，双方互相射击，激战达十五小时，俄军在傍晚向莫斯科撤退。法军占领了波罗底诺这片原野以及同名的村庄。双方伤亡计十万人。

在远处费希尔看见一座为1812年在此作战的法国官兵树立的纪念碑。更远处有座较新的纪念碑，是奉献给1941年在这里阻击德国人的俄国保卫者的。

在秋季黄昏的死一般的沉寂中，费希尔凝视着眼前的一片平静的战场。他忽然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感和悲剧感。寒冷的东风把纤小的白桦树叶吹到他站立的花岗石阶上，柴可夫斯基序曲中的炮声在静悄悄的田野上回荡。他自言自语说：

“祖国。俄国在流血，但你让他们也都流了血，你让他们得到了七位数的死亡。”

费希尔缓步向他的汽车走去。现在气温更低了，一阵寒气向他袭来。他关上车门，把录音机的音量放小，驱车驶过纪念库图佐夫的黑色花岗石的尖顶方碑，经过1941年在此战死的苏联赤卫队的公墓，从纪念1812年法国大军的纪念碑旁

通过，又驶过几十个较小的纪念1812和1941年曾在此作战的俄国军队的碑石。在深沉的暮色中，他仿佛又听到了已经沉寂的战斗声，战士的呐喊声。我对他们太苛刻了，他这样想。俄国人受过很深的欺侮，西方对他们的侵犯次数太多了。

他忘记了时间，天色显然更加昏暗下来。他要按原路经过山丘和白桦树丛返回，然而他发现自己已经迷了路。

费希尔察觉自己的车正在爬高，向一高大的松树林驶去，然而在狭窄的路面上只得继续向前，希望能找到一处较宽的路段调头。他打开车灯，只见两边都是高高的松树墙。“上帝啊！”

突然间灯光照到钉在树上的一块大木牌。费希尔把车停住，通过挡风玻璃盯着木牌上的俄文字母。他只认识“停止”这个词，以及末尾的“苏联”的简称字母，剩下的都看不懂。这想必是政府财产，然而在目前说来哪一件不是政府财产呢？”我需要这种警告吗？”他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颤抖，然后使劲说，“我不需要这种废话，难道不对吗？”

当他坐着考虑下一步该怎样办时，他发现在木牌的前方，在路右边有一小块开阔地。由于不愿开车越过这块警告牌，他从座位下取出手电筒，下车去看个究竟。他步行了约十公尺就到了那开阔地。这是一块五公尺见方铺碎石的平地，显然是准备汽车调头用的，使那些欠谨慎的汽车旅游者可以照这块木牌上的警告行事。“俄国人的效率。”他用脚踢一下碎石，觉得地面没有问题。于是他转身想回到车上去，突然驻步站在那里发呆。

在汽车发动机的响声中他听到了树枝的沙沙声。他屏住气，一动不动，只闻到松脂的香味。空气寒冷而潮湿，他身

子在风衣里直发抖。他再细听，又是一阵松树枝的沙沙声，这回距离更近了。大概是车灯引来了一头鹿吧，他猜想。准没有错。他又向停车处跨了一步。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他认为是不祥的叫声。

耀眼的车灯光使他看不清东西，他用手挡着灯光大步朝十公尺外的汽车走去。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

“俄国人的效率，”在他右方几英尺外有个声音这样说。

他感到自己的腿软了。

2

利萨·罗兹看到时钟已指向5点。她用纸杯倒了一些威士忌酒，走到她在美国大使馆新闻专员处的办公室的窗前。这是在七层楼朝西的窗口，俯视着莫斯科河。河对岸矗立着乌克兰饭店——一座二十几层的庞大的斯大林时代的建筑，前面是舍甫琴柯堤岸。

使馆的内部电话响了。她离开窗户来接电话。“我是罗兹。”

“喂，”是个男人的声音，“今天是犹太结第节的第一天。”

“是吗？”

“我被邀请去参加一次招待会。是宗教界的持不同政见者。你也许在那里能得到乐趣。”

“我今晚值班。”

“我可以给你调换。”

“不必了。……谢谢您，塞思。”

“是不是完全彻底地了结了？”

“我想是这样。”

“你愿在测谎机上说这话吗？”

“我现在必须完成一篇新闻稿。”

“好吧，至少在今晚你是不会碰上什么麻烦事的。再考虑一下吧，利萨。”

她不知塞思，亚历维指的是他们两人的事，还是今晚的招待会。她回答说，“我会考虑的。”

“晚安。”

她挂上电话，脱掉鞋子，把脚放到桌子上。把盛威士忌的酒杯放在腿上，点了一支烟，仔细观察着隔音瓦的房顶。

利萨·罗兹晃动一下她酒杯里的冰块。她闭上眼睛，向天花板喷出一缕香烟的烟雾。

她想到塞斯·亚历维。同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的站长发生关系，对她的前途来说决不是坏事。

即使国务院命令她回国，他也能在幕后施加影响把她留在莫斯科。而且她也确实爱他，或者说曾经爱过他。究竟是怎样她也说不清。但是同他发生关系就意味着同他的职业活动发生关系，这是她所不喜欢的。她不愿使自己的前途和自己的生活与他们有什么牵连。而且，这也是危险的。在莫斯科本身就已经够危险的了。

3

格雷戈里·费希尔根据月光照耀下的库图佐夫尖顶石碑辨明了方向。他找到了通往路旁俄国军队纪念碑的小路，然